



三联文库·文化随笔系列 ·



董鼎山 著

西边书

窗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西邊書窗

董鼎山 著

上海三聯書局

西边书窗

著 者/董鼎山

特约编辑/汪耀华

责任编辑/陈达凯

装帧设计/桑吉芳

责任制作/朱美娜

责任校对/达 微

出 版/生活·语言·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

生活·语言·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制 版/上海申亚实业公司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7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960 1/32

字 数/145千字

印 张/8

印 数/1—6000

ISBN7-5426-0261-6

G·44 定价 11.90 元

目 录

愿未来继续过去(代序).....	沈 寂(1)
中美作家间的交流——一个历史性的聚会..... (4)	
一个典型的纽约鸡尾酒会.....	(8)
粉红色的衬衫	(12)
丁玲会见美国作家	(15)
朋友的羡慕——记新一代中国之友	(18)
鸡尾酒会季节	
—— 与几位美国作家交谈记	(21)
华人作家与畅销书榜	(26)
白修德与约翰·赫赛	(29)
两个美国报人的不同观点	(33)
冯乃戈的一封信	(37)
李克曼新书弹旧调	(40)
英文《中国论坛》——30年代的上海刊物	(44)
美国学者在中国禁区	(48)
鲍西的《天堂之火》	
——一部有关中国的小说	(51)

J·D·萨林格的神秘	(54)
萨林格传将面世	(60)
怪癖的天才剧作家	
—— 读威廉姆斯新传记	(64)
萨特新传记	(67)
德莱塞的劳动经历	
—— 自传小说首次出版	(70)
安纳丝·宁写亨利·密勒	
—— 未删节的女作家日记	(76)
英高尔斯闯入美文坛	
—— 《卡立本夫人》的奇特和独创	(79)
加西亚·马克兹的想象力	(83)
天黑前回家	(86)
迟来的名誉	(88)
屈瑞林的“双重性格”	(91)
复活了的萧伯纳	(94)
福克纳的电影剧本	(97)
“写自己”与“文化势利”	(100)
辛格谈第一人称与意识流	(103)
选作品以年龄区分	
—— 美文艺评论界非议	(106)
诺贝尔文学奖政治化	(110)
自我批评·自我赞扬	(113)
一个间谍书迷的供词	(117)
1984 年前夕谈奥威尔	
—— 社会主义者的自我批评?	(124)

《一九八四年》.....	(132)
奥威尔的数学及其他	(138)
奥威尔的喜悦	(141)
性·政治·文学·自杀	(144)
“淫书”与文学	(152)
爱德门·威尔逊谈“性”	(155)
露骨写性有否必要? ——历代文学界时有争论	(158)
书房如厂房——谈消遣读物制造商	(161)
流行小说的畅销因素	(165)
美国的短篇小说行情	(169)
美国小说受到批评	(172)
谈谈美国传播界的权力	(174)
书评版编辑的苦衷	(181)
书评家的两个错觉	(184)
影射《纽约时报》书评的小说	(187)
一个逗点之别	(190)
名编辑与名作家	(193)
美国作家的版税收入	(196)
作家遗稿的改编问题	(199)
女人造成的文学纠纷	(202)
作家的孤独与友情	(205)
富有正义感的女作家	(209)
两颗巨星的陨落	(212)
刚去世的老年女作家	(215)
创作家的多才多艺	(218)

两位天才诗人	(221)
靠卖诗为生	(224)
时论家的价值	(227)
作家宣传周游上电台	(230)
机智的作家	(233)
善饮的名作家	(236)
真正的酒鬼	(243)
附:美国的妇女刊物	董碧雅(246)

愿未来继续过去(代序)

沈 寂

青年向往未来。老年回忆过去。过去的人生沧桑使人领悟生活的真谛。曾苦乐与共的三两知己，不论阔别多久，相隔多远，也总是令人缅念，直至未来。

鼎山和我都攻读西洋文学。因相同的爱好，认识后便结为知交。他开始写作比我早，以婉丽的散文著称。我1946年主编《幸福》杂志时，每期有他的文章。他的小说几乎全以上海青年的爱情悲喜剧为题材。新颖别致，纤丽动人。他又按期撰写英国著名诗人——拜伦、雪莱、缪塞、白朗宁夫妇等传记，用洗练的笔墨精绘诗人的一生，或以繁长的篇幅评述一页篇章。精美绝伦，别具风格。很多读者为之

倾倒，西洋文学爱好者的我也从中获知丰富的作家逸闻和史料知识。

1948年，他去美国深造。临出国前，我为他编辑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幻想的地土》。不久，我去香港，继续编辑出版《幸福》。鼎山也继续从美国遥寄文章。我从香港回来从事电影，而与编辑出版工作绝缘，与鼎山的通讯也减少，最后，终因时势的变迁和文化的偏见，视异邦为敌国，贬欧美文学为腐朽的精神毒品，多年的知己也从此断绝音讯，竟达三十多年之久。

在这三十多年中，我听任别人鞭挞和糟蹋西洋文化，但我内心深处，欧美文学的幽灵却盘旋不去。我常常在藏书中拣出我最喜爱的欧美作家的作品，一遍又一遍阅读。当我翻阅旧刊《幸福》，重读鼎山的作品时，往事如烟，友情难忘。尽管旧藏“文革”时被洗劫一空，但那些作品中难忘的人物、情节以及鼎山的形象，还时时出现在我脑际，但对作品只能默默背诵，对鼎山唯有暗暗怀念。

我以为我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将永远印上可耻的标记，被扔进文化垃圾堆里。我以为与我有同样爱好而且身在异国的鼎山将永难见面。可是时代进步，历史无情，经过一场人祸后，新时期的风暴，澄清思想真伪，消除文化偏见。当我正渴望未来能继续过去，董鼎山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我眼前，他远道而归，想见一见劫后余生的知己。我们谈过去，回忆过去在一起时的种种生活情景；我们谈世界文化，我发

现自己在长期禁闭中的愚昧和无知。在美国作家中，还只是停留于对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德莱塞、奥·亨利等文豪的钦仰。对近三十多年来崛起的当作家、作品以及文坛情况一无所知。远远落在时代后面，更难期望未来。我为自己将被扔进文化废物堆而惶恐。董鼎山在第一次回国后，经友人要求，陆续发表了不少介绍欧美文学的文章。其中有作家的判断和作品的推崇。有不少仍继续他过去写作家传记的风格，而且更见深刻，更为亲切——因为广阅博闻使他在学识上有真知灼见，而这些作家不但与他有深交，也成了知己。尤其是近年来他撰写一系列有关当今美国文学的文章，更见精辟，深受同仁和读者赞赏。对我来说，更是对欧美文学从过去到未来的学习补上重要一课。

董鼎山在这几年中出版了几本好书，恢复了他四十年的写作生活，也激起我编辑他作品的愿望和热情。去年，在汪耀华同志的协助下为他结集《西边叶拾》。出版后，唤醒了过去的友情。为了使友情继续，今年又结辑此书。我还想推荐他四十年前的旧作——散文、小说和传记，使我们的友谊和工作，从过去继续到未来。

1989. 1. 14

中美作家间的交流

——一个历史性的聚会

我那十四岁的女儿碧雅问我：“当你第一眼看到伊丽莎白·哈威克，这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我回答说：“正如你初次见到罗拔·烈福时的感觉一样。”

所不同的是：我的女儿是影迷，我是文学迷。伊丽莎白·哈威克是美国当代文坛数一数二的文学评论家，坐镇纽约文化界，她的基地是美国第一流文学批评杂志《纽约书评》。她并不担任编务，可是她是这个杂志的编辑顾问。

11月间的一个初冬晚上，冯亦代、於梨华与我一起到派克大道的一个公寓，去参加招待艾青、王蒙、冯亦代的鸡尾酒会（卞之琳去了洛杉矶的

南加州大学)。主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和传记作家弗兰克·麦克新，为了使中美作家之间有交流的机会，他也请了一些美国的名作家。正如美国作家们后来所说，这次聚会很有历史性。

我们进了门，看到客厅已坐着五、六个中年男女。一见我们，他们都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眨眼，我骤然发现几个熟悉的面孔。这些面孔我都在书评杂志里，或新书封皮的照片上见过。主人正在放我们的外衣。我就自告奋勇地向几位美国名作家作了自我介绍，一面也为他们介绍冯亦代和於梨华：

“这位是马拉默德先生！”伯纳·马拉默德是小说家，作品的主题多为犹太人的生活。冯亦代对他的作品很欣赏，认为犹太民族性与中华民族性有很多相似点。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就选有马拉默德的短篇《魔桶》。

“这位是哈威克女士！”我向冯与於介绍。伊丽莎白·哈威克是已故的美国第一流大诗人劳拔·洛威尔的遗孀，她以精湛的文学评论闻名，可是去年也出版了一本自传性小说《不眠夜》，很获得好评。

“这位是考立歇尔女士！”荷汤丝·考立歇尔也是一位小说家，著作甚多，文学批评家将她与狄更斯或亨利·詹姆斯相比。

她虽然年近七十，颀长的身材仍挺得很直，满脸清秀之气，一点没有老态。

其余在场者有翻译家、诗人，也有《纽约客》文学杂志的作家。艾青与王蒙尚未抵达。美国作家们马

上把我们包围起来。马拉默德与冯亦代谈得最起劲。他一听到《魔桶》已被收在中国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之内，很是高兴。由于中国人口与读者的众多，一个做作家的当然很爱听他的作品如何受到人们的心爱。我不免跟他解释，在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协定之前，外国作家恐怕暂时尚不能取得稿费或版税。旁边另一个客人咋舌道：“简直不能想象：一千万的中国读者！”

哈威克女士要我讲些中国文学的现状及中国文化界怎样介绍外国文学。她有美国南方大家闺秀的风度，虽然年已六十左右，但仍保持年轻时代的风韵。她对中国很是向往，问我有没有可能应邀访华，她说很希望能到中国一游，回来可写些印象记。我对她说，约翰·赫赛已经应邀，将于明年秋季之前成行。她惊讶地表示羡慕：“如果能与约翰一起访中国多好！”

艾青与王蒙在这时进了门，我等他们与主人寒暄之后，把艾青介绍与哈威克女士。我向艾青说明，她的过世的丈夫劳拔·洛威尔，生前是美国数一数二的诗人，地位与艾青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差不多。这样的介绍使艾青与哈威克的心情起了一些共鸣。哈威克女士连声为她不能读中国诗表示遗憾。艾青说他的诗正在由学者翻译中。三十余年前替他的诗首次翻成英文的英籍作家劳拔·佩恩（他自取华名白英），恰于这时进了门来。于是，忙着替艾青夫人高瑛做翻译的於梨华赶快替他们作了介绍。

在一个大沙发椅上，王蒙与一个名叫宝拉·马歇尔的青年黑人女作家谈得津津有味。我一过去，宝拉就对我直嚷：“你看，他来了美国不过两个月，英语已讲得这么好。你们中国人多聪明。”

冯亦代在一旁说：“你应该说王蒙好聪明，不一定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两个月内学会英语。”我惊异的是王蒙能在短期内学到这么多词汇。他的记忆力一定很强。

王蒙又与《纽约客》杂志的作家亚尔斯泰·里德头头是道地谈论这本杂志。他说他早已在北京《读书》月刊上读到对《纽约客》的介绍，这使里德很高兴。这位出生在苏格兰的作家精通西班牙文，也是拉丁文学的翻译家。我们谈到智利的已故外交家兼革命诗人派布洛·聂鲁达与阿根廷诗人乔治·路易·波吉斯。他问我中国对这两位国际著名大诗人有没有作介绍。

我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但是我在脑海里记了一笔：这两位诗人将是我未来一篇文章的素材

.....

1980年11月

一个典型的纽约鸡尾酒会

我向美国彭丹姆出版公司总编辑罗玲·莎尔介绍了诗人艾青。莎尔女士戏问：“您对我们总统大选的结果有何感想？”艾青摇头说：“我对美国大选并不注意。”年尚不到四十的莎尔女士仰首大笑。这天（11月9日）正是大选后的数天，美国知识界人士对共和党保守派的里根当选总统，颇感不安。但是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诗人，对美国政治当然不像美国文化界那样关心。

我们是在纽约一个文艺界盛会中，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借作家劳拔·佩恩的面临中央公园佳景的十六层楼家中开鸡尾酒会，招待来自北京的贵宾——诗人卞之琳与《读书》月刊副主编冯亦代。诗人艾青与短篇小说

家王蒙也恰好日前自爱荷华州抵纽约，因此也成为这酒会贵宾。这是一个典型的纽约鸡尾酒会。一个不小的书房兼客室挤满了八十余位男女来宾，不要说没有椅子坐，就是连站立与移动也很困难。但是在美国逗留数星期的中国客人，好像已习惯了这类纽约式的鸡尾酒会，很自在地与新认识的朋友们交谈。

卞之琳被几个年轻的美国男女作家包围了。在浓厚的烟雾与喧哗声中，我听不清楚他们在谈论什么。一会儿卞之琳转过身来，把我介绍给一个身材颀长而苗条的女画家白蓓拉·勃鲁克斯。我早听到过她的大名，可是使我特别记得这个名字的，还是因为白蓓拉曾经不厌其烦地亲自为卞、冯数度驾车，在纽约游览。

我陪着白蓓拉到进门处临时装修的酒吧，向女侍者要酒，突然发现站在旁边的是美国名诗人史丹莱·古尼兹。我们作了自我介绍。我一想到在一个房中，与三位国际闻名的诗人用两国语言交谈，实在不是一件平常事。可是喧闹的杂声压没了任何有意义的思想交流。谁知道人群中还有没有其他名作家？

韩素音在一个角落向我苦笑。她也被钦慕者包围了，不能移动一步，叫我替她代取一杯红酒。我挤回酒吧取酒，恰遇罗玲·莎尔进来。她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有点犹豫，我过去把她请了过来。

“卞、冯二位受得了这类交际吗？”她一开口就

问。

“他们都受得了，”我说，“特别是冯亦代，正如我们中国成语说的，他好似‘如鱼得水’。”

罗玲·莎尔卟哧一笑，向四周看一看，觉得这句成语很恰当。我也替她要了一杯酒。我们一时在人群中找不到冯亦代与卞之琳，于是我替她介绍了艾青。莎尔女士与冯、卞二位已是“老友”。不久之前，她的公司也曾开鸡尾酒会招待他们。当时致介绍词的是韩素音。

我这才把那一杯红酒带给韩素音。她正在与王蒙谈话。罗玲·莎尔与我妻蓓琪不久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王蒙来美不过两个月，已经能用简单的英语会话，我们都表惊异。不久王蒙被其他钦慕者包围了去。莎尔请我推荐一篇王蒙的作品，我提起我特别欣赏的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并说他目前是中国最有声望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韩素音说，不要忘记刘心武，我说我没有忘记，我特别喜爱他的《班主任》。韩素音说，你应该读他的中篇小说《如意》。

《如意》显然是刘心武一部近作，如果韩素音能够欣赏，这部小说一定达到国际水准。（第二天我问亦代，亦代也说这书不错，要替我找一本。）

我一转身，见到谭宁邦与玛丽·沙立文在一旁笑谈。谭的汽车日前出了小事，他的夫人元祺在家休息。玛丽的丈夫华特被《纽约时报》派去外地公干。

於梨华在百忙中介绍了她的“其他的一半”（她